

秦珑嘉 散文作品

暮山乡



驻足在城市坚硬冰冷的柏油马路上,车流裹挟着喧嚣从我身边掠过,抬眼望向西南方向,一缕缕轻柔的炊烟穿过错落的楼宇,慢悠悠地朝我飘来,像是跨越了山海的牵挂,执着地奔赴于此。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那是故乡的风,是山间的云,是奶奶倚在门口盼归的目光,牵着我的情绪,一路飘向了远方连绵的山峦,飘回了那个藏着我整个童年的暮山乡。

孩童时的我,总也猜不透大人世界里的身不由己。我不懂,身边的伙伴,远方的亲人,为何总要背上行囊离开故土,奔赴陌生的远方;更不懂父母眉间藏不住的忧愁,他们从不在我面前展露半分,只留给我匆匆的背影,偶尔驻足望向远处层叠的山峦,眼神里满是我读不懂的眷恋与无奈。那时的时光,是裹着山野清风的温柔,我整日黏在奶奶身边,最欢喜的便是窝在她温暖的怀里,仰着小脸,眨着眼睛问出一连串天马行空的问题:“奶奶,星星是从天上哪条路跑出来的呀?”“月亮为什么到了晚上才肯出来陪我们呀?”

奶奶从不嫌我烦。她总是坐在院子里那把磨得光滑的竹椅上,左手拿着一张边角微微卷起、早已泛黄的旧报纸,慢悠悠地为我扇着风,驱散夏日里的燥热,右手则轻轻抚过我柔软的头发,时不时握住我好动的小手,一下一下轻轻拍着,用她那温和又沙哑的嗓音,不厌其烦地回应我所有天真幼稚的疑问。

在院子的角落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李子树,树干粗壮,枝丫向着天空肆意伸展。每到盛夏时节,沉甸甸的李子挂满枝头,翠绿的叶子间缀满紫红的果实,风一吹,熟透的果子便接二连三地滚落,砸在松软的泥土上,发出轻轻的声响。

这时,奶奶总会乐呵呵地朝我招手,喊我拎上竹编的小篮子,蹲到树底下捡李子。正午的日头毒辣,连吹过的风都带着暖热的气息,裹着山野草木的清香。不懂事的我,总爱懒懒地靠在粗糙的树干上,随手捡起一颗圆润的李子,在手里把玩,全然不顾烈日当头。而奶奶佝偻着腰,微微眯起眼睛,伸出布满皱纹的手,小心翼翼地挑拣着那些没有被摔坏、品相饱满的李子,指尖被果渍染得微微发紫,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松软的土地上,她始终面带笑意,眼里满是对我的宠溺。

我最爱的,是暮山乡的夜晚。夕阳沉入西山,夜色慢慢笼罩山野,我便会拉着奶奶的手,蹦蹦跳跳地往后院走。

奶奶总会拎上两个小巧的木质小板凳,我们一前一后坐在院子中央,静静地仰望着头顶的天空。

那是我见过的最璀璨的夜空,没有城市的灯火喧嚣,没有厚重的雾霾遮挡,墨蓝色的天幕一望无际,皎洁的月亮悬在半空,清辉洒遍山野,像是把漆黑的夜幕烫出了一个温柔的洞;漫天繁星密密麻麻,像无数颗遗落在夜空里的宝石,闪着细碎又温柔的光。

我曾指着星空,兴冲冲地跟奶奶说,那些星星都是天上的珍宝,奶奶笑着摸我的头说:“对,我们嘉宝说得对!”我信以为真,撒着娇嚷着要摘下那颗最亮最大的星星,她从不觉得我无理取闹,只是轻声哄着:“乖乖睡觉,等你一觉醒来,星星就落在枕边啦。”

炎夏日子里,山间的小溪是我和奶奶的好去处。溪水清澈见底,潺潺的流水声伴着蝉鸣,成了夏日最动听的歌谣。溪边总有一位卖西瓜的高爷爷,推着老旧的自行车,车后座绑着装满西瓜的竹筐,一声声清脆的叫卖声,在山谷里久回回荡。奶奶的腿脚向来不好,走路总是慢悠悠的,一步一步挪着,可每当我盯着西瓜眼馋时,她总会加快脚步,走到高爷爷的瓜摊前,精心挑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用粗糙的双手捧着,笑呵呵地朝我走来。她的笑容,永远那么温暖,像山间的暖阳,驱散了所有燥热,照亮了我整个童年。

她从不直接切开西瓜,而是小心翼翼地把西瓜放进冰凉的溪水里,清澈的溪流绕着西瓜自顾自地向前奔涌。我仰着小脸好奇地问她缘由,她总会弯下腰,用幽默的语气笑着说:“西瓜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热坏啦,咱们给它降降温,吃起来才更甜。”

等溪水把西瓜冰得透凉,奶奶便会用刀轻轻切开,鲜红的瓜瓤、乌黑的瓜籽,甜香瞬间弥漫在空气中。我们坐在溪边的青石上,捧着西瓜大口吃着,甜丝丝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抬头望去,是漫山的翠绿,是缭绕的云雾,是暮山乡独有的、治愈人心的美景。

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纪,不得不离开奶奶,跟着父母回到城市。临走那天,奶奶忙前忙后,把家里能拿的东西都往我的行李里塞,眼睛红红的,却始终笑着,不肯让我看到她的不舍。“刚摘的李子,都是挑得最好的,我孙女最爱吃,拿着回去慢慢吃。这西瓜是你高爷爷亲手种的,没打农药,没添乱七八糟的东西,城里买不到这么新鲜的。”她带

着些许哽咽,手里的东西塞了又塞,生怕我在城里受半点委屈。

我紧紧抱着奶奶瘦弱的身子,小脸埋在她的肩头,舍不得松开手,眼泪打湿了她的衣襟。奶奶轻轻拍着我的背,柔声安慰我:“没事儿,放假了你就回来,奶奶家永远给你留着门,咱离得不远,等奶奶闲下来,就坐车去城里看你。”我牢牢记住了这个约定,死死地拽着奶奶的衣角,直到被父母轻轻拉开。我坐在车的后座,看着那条我走了无数次、铺满细碎石子的乡间小道在眼前渐渐远去,道路两旁的柳树被风吹得轻轻摇曳,像是在依依不舍地为我送行。

我一直回头望着,望向村口的方向,奶奶依旧站在原地,朝着我们离开的方向不停地挥动着手。她的身影越来越小,从清晰的模样慢慢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最后彻底消失在山路的尽头。那一刻,我只觉得心里硬生生被挖走了一块,空落落的,像是丢了最珍贵的宝贝,连风掠过耳畔,都带着浓浓的伤感。

回到城里的家,宽敞明亮的房子,松软舒适的大床,光洁锃亮的瓷砖墙壁,样样都比乡下的老屋好,可我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少了点什么。这里没有奶奶手里泛黄的旧报纸,没有院子里的李子树,没有溪边清凉的晚风,更没有那片漫天繁星的夜空。漆黑的天幕上,只有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清冷地挂在那,说不清是孤傲,还是无尽的孤独。我常常趴在窗前,望着那月,忍不住想念远方的奶奶;这个时候,她是不是也坐在后院的小板凳上,仰着头看月亮?是不是也在偷偷想念我?

苏轼词中写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原来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从来都是双向的。我坚信,此刻的奶奶,一定也在暮山乡的月光下,念着远在城里的我。

时光悄无声息地流逝,转眼间,我已经三年多没回过暮山乡,没见过奶奶了。学业的忙碌,城市的喧嚣,渐渐冲淡了几时的记忆,想起奶奶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在心底隐隐觉得,见与不见,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每年夏天,我总能收到奶奶从老家寄来的新鲜李子,箱子里的李子总是被精心挑选过,颗颗饱满,没有一丝破损。可吃得多了,便渐渐觉得腻味,偶尔拿一个尝一口,就随手放在一旁,再也没有儿时那般满心欢喜的期待。

直到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推开家门,忽然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老人。我定睛看去,猛地一怔,心脏像是漏跳了一拍,那个满头白发、身形愈发佝偻的老人,竟是我三年多未见的奶奶。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我眼眶瞬间发热,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转身回了卧室。

“这孩子,怎么不爱说话了呢?”身后传来奶奶熟悉的声音,依旧是温和的语调,只是多了几分苍老与沙哑。我站在卧室门口,悄悄回头,看着奶奶的模样:她的头发比三年前花白了太多,脸上爬满了深浅不一的皱纹,老年斑布满了脸颊与手背,身形也更瘦弱了,可她看向我的眼神,依旧带着满满的笑意,和儿时记忆里那个温暖的奶奶一模一样。我慢慢走出房门,站在她面前,满心的思念与愧疚,最终只化作生硬的一句问候:“奶奶,您身体还好吗?”

晚上,奶奶颤巍巍地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到我面前。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满满一盒星空棒棒糖,五颜六色的糖衣里,裹着细碎的亮片,像极了暮山乡的漫天繁星。那是我小时候最爱的糖果,我早已淡忘,她却一直放在心上。我轻轻摇了摇头,说:“奶奶,我不吃糖了,太甜,对牙齿不好。”奶奶的手顿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随即又温和地笑了笑,缩回手,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收好,佝偻着背,慢慢走回房间休息。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出门上学,走得匆忙,没能和奶奶说上一句话。傍晚放学,推开家门,就看到父母围在奶奶身边,父亲的眼睛通红,强忍着眼里的泪水,母亲的眼角也泛着泪光。我心里一紧,快步走到奶奶身边,轻轻蹲下身,握住她冰凉的手。

奶奶眼神呆滞地望着房门的方向,她缓缓转过头,看着我,语气里满是迷茫与急切,轻声问道:“你是谁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孙女?她和你差不多高,特别可爱,你认识她吗?快告诉她,奶奶在等她回家。”

那一刹那,我终于懂了父亲眼里的泪水,懂了家里压抑的氛围。奶奶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她忘了身边的人,忘了时光的流逝,甚至忘了自己。她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的父母,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执念,就是等她的孙女回家。滚烫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顺着我的脸颊不停地滑落,浸透了我的衣角。心底的愧疚与心疼,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那以后,我抱着一丝奢望,满心期待着奇迹发生,盼着奶奶能突然记起我,记起暮山乡的点点滴滴。可这份期待,终究一次次落空。我慢慢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不再执着于唤醒她的记忆,而是学着像我儿时她对待我那样,耐心地陪伴在她身边。

奶奶像个懵懂的孩子,总会拉着我的手,问出一个个幼稚又天真的问题:“天上的云要去哪里呀?”“李子什么时候才会成熟呀?”而我,总会握着她布满皱纹的手,坐在她身边,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回答她,温柔地给她讲那些她曾经讲给我听的故事。

这个可爱又可怜的老太太,忘了世间所有的事,却唯独没有忘记和我的约定,没有忘记我爱吃李子。夏天到了,她拖着瘦弱的身體,执意要回暮山乡。

暑假回去后,她急急地走到那棵李子树下,精心采摘一颗颗熟透的李子,再弯着腰,仔细挑拣出没有破损、最甜最大的果实,小心翼翼地装进箱子里,嚷嚷着要给孙女寄过去。她拉着我的手说:“我孙女最爱吃老家的李子了,我得每年都给她寄,要是吃不到,该不高兴了。”她不知疲倦,不顾劳累,只为了完成这份刻在心底的约定。

奶奶紧紧牵着我的手,她的手掌依旧温暖,眼神里满是依赖。抬眼望去,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落日的余晖洒在山间,染红了半边天,炊烟袅袅升起,一切都是记忆里暮山乡的模样。风轻轻吹过,带着山野的清香,我握紧奶奶的手,陪着她……

原来,时光从未带走美好,我以为遗失的童年,以为消散的温情,一直都在。暮山乡的风,山间的月,奶奶的笑容,还有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祖孙情深,始终被我牢牢攥在手心,从未离开。

外婆的模样

潘洋

很早很早以前
我就学着描摹外婆的模样
却只画得出一扇
虚掩的门

直到某个黄昏
她从木纹的缝隙间走来
我才知道
我家从没有过外婆

那些被外婆疼爱的孩子
是世上最幸福的孩子
当羡慕开始啃咬我
我就去咬母亲的衣角

母亲却突然转身
甩开我的手
顺势掀起衣襟
蒙住自己的脸
棉布下起伏着
一小段被捂住的雷声

我不能再问外婆家的路
问了也是石沉深井
我依然在画门
会完整地画上锁孔

当母亲在灯下揉着眼睛
我就会递过手帕
不再问盐分的来历
那条回不去的路
就是衣襟上绣着同一种
不会褪色的湿痕

小满

王臻

布谷鸟把最后一口湿气吐进田埂
麦穗开始灌浆
像母亲揉到一半的面团
还没变得坚硬
邻家的大嫂
挎着竹篮走向地头
风从黄河那边过来
带着水汽和沙砾
吹过正在拔节的秸秆
发出簌簌的响声
父亲蹲在垄上,掐下一粒青麦
放在掌心搓开,用牙齿轻轻一嗑
那点微甜,就顺着喉结
流进了这片土地干渴的脉络
蝉鸣还未完全醒来
只在树梢试探
几朵苦菜开着黄花
像散落在野地的碎金
连日头都懂得知足
只晒暖半个脊背
剩下的阴凉
留给即将饱满的籽粒
万物都将熟未熟
正如我此刻,对故乡的惦念
留着三分余地,不敢说得太多



想起母亲（组诗）

肖雪涛

忘忧草

今天,我想送你一束忘忧草
五十六年前,你送我
离开家园。那时,我年少懵懂
竟不知
该在院子里种上它

二十三年前,你随父亲
搬进新家。每逢清明
我怕你缺钱,成捆冥币
化作灰蝶飞向你
可母亲节,却从未向你表示

如今
我已走过你当年的年华
才明白
该送你一束忘忧草
而不是康乃馨

望

太阳刚爬上村后山坡
她已站在村口
时不时踮起脚
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小镇

人流和车流
开始朝小镇涌动

七月,午阳似火
她挪到老槐树下
绿叶牵拉下头
她又往回走几步
她忽然转过身,朝路上望望——
无人,也无车辆

傍晚,落日沉入旷野
仿佛要掉进小河
人流,一拨拨从镇上折返
她拦住一个又一个
轻声打听:“见到狗狗没?”

我必须接受

我必须接受——山丘般的坟茔
站满野草,它们默默生长
一些不伸头的无名小花
随季节开落,给父母送去温馨

我应该感谢它们,年复一年
日晒雨淋,不分昼夜
守着我的亲人

如同守着它们自己的根

我再也不能给父母带去欢乐
那个被他们抱大、牵大的
孩子,自从父母
迁入新宅,我便成了
他们眼里,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海上

走上甲板,面对浩瀚无垠的
大海。穿过海风、薄雾
我看到故乡的旷野——

那棵老槐树
兀立风雪中。枝丫
像母亲皴裂的手,伸向我
仿佛召喚游子归来

一声声呼喊,卷着海风
漫过心头
一股热泪,溢出眼眶
掉进苦涩的海水
化作故乡的旷野

母亲还是七十二

母亲七十二那年
我刚好五十二
如今,我也跨进七十二
母亲还是七十二

一晃二十年
每当听到有人叫“妈妈”
就会想起那句话
——叫声妈妈好幸福

这句深埋心底的声音
只能跪在母亲的老屋前
面对袅袅烟火
岁岁年年,默默呼喊

归途

黑在蔓延。踏上归途
我是黑里的一点点白
背包里
还装着夕阳镀过的暖

高铁如箭,从京城楼群中射出
把黄河甩在北方
面容沾满风尘,目光熟捻南方田野
走出车厢,是盼望

留下是等待——母亲慈祥的笑容

长江终被峰峦遮掩
夕阳悬挂在山梁
小站像亲人,扑进我的怀抱
家乡的风,弥漫着儿时味道

村庄隐约在烟雾中
星星仿佛醒在梦里
夜空低垂,如旧时屋檐
覆盖了,稚嫩的痕迹

在意

我不愿雷声
从心头滚过,在意你
嘴边,那声轻如羽毛的乳名

久别后,你的背影
定格成永恒
我携手流年,穿过一场暴风雨

唯有母亲
曾那般真切地在意过我
从风雨交加的雷声中
接我,来到人间